



怒向集

裴裴



怒

向

集

裝
裝

怒向集目次

第一輯

家傳	1
「救濟貧病作家」	2
「平等」的癩蛤蟆	6
出版家萬歲	7
九三寓九一	8
打打秋風篇	9
不敢再打秋風篇	10
說話人的身份	10
整理云何哉	11
但願一九四五年	12
籌辦更正日報蜀謀	13
擬南僑日報招頂啓事	15
混亂草	16
給好編輯之一的某人	17
文人相輕	18
雜文的年代	19

雜文中的油滑問題.....	21
論「論」及其他.....	22
由月亮拉起.....	24
為「為稿費寫作」辯.....	25
杯弓蛇影（外一章）.....	26
孤獨者的悲哀.....	27
台上和台下.....	29
招呼、生命力和撞鐘人.....	31

第二輯

佛朗哥的笑聲.....	34
有味的日本天皇.....	35
太陽旗、自由貿易和船.....	36
等於團圓集（七篇）.....	37
告密.....	41
噓噓章.....	42
無聊草.....	43
揆儻小集.....	44

之一：試論「僑潮」

之二：西裝部與僑團

中秋雜感

47

供宿不供膳

49

賣火者

50

梅花

51

新的人、年青的人

53

第三輯

兩位老人

56

憤慨的激情

58

紀念、常識的貧乏和勇氣

60

勇氣、打手的悲哀和火炬

62

偏要紀念

64

還是雜文的年代

65

紀念之什

66

新聞家之死

67

家傳

狀元的媽媽，無一不是賢母，古小說時有之。吾國許多大聖大賢幾乎都有這類故事，「母以子貴」。遠古不提，今人罷，就有到一本屬於名人（？）的「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自然是一個愚婦。

我若爲王。不，次焉小大一個官，小大一點成就；抑或小大一個文豪；我的母親自然是一個賢母。我可以爲之宣揚，爲之著書爲傳，和古時的立坊豎匾無二。

難怪媽媽希望我能飛黃騰達，出人頭地。我呢？偏不爭氣，不能和人爭得半斤八兩，依然兩袖清風，一介貧儒，我的母親，自然還是一個愚婦。

我想，一旦我有了兒子，而且有「有才能」的兒子，也將不免是個庸夫，爲的有這樣不長進的老父。

我若爲王。不，次焉小大一個官，小大一點成就；抑或小大一個文豪；我的兒子自然也「不同凡響」了。君不聞喧嚷塵上的「×三公子」「×二小姐」趣事乎？君不見報載×部長少爺上學，派先頭部隊坐汽車去修葺房屋乎？

三句不離本行，就說到我們讀書界罷；倘使我是小大一位文豪，我的兒子也必然是小大一個作家了。

譬如現在算是死了的周作人先生罷，他的公子爺的大作不是在雜誌裏「夢」的特輯刊得滿滿的嗎？特別告野讀者：這是周某人的兒子，貨色自然好。遠的小說，林語堂的女公子呀，葉××的男公子呀，全在著書立論了。當然這些公子小姐確有真才幹，遠超於你我的兒子之上。然唯一的廣告的招徠：是乃父的「大名」。自從周先生編抄「魯迅語錄」暢銷之後，風氣襲來，書店都要找個名家從事編抄了。近來葉××先生的公子居然出版選抄的文集，難怪你我的兒子，日後會搖頭太息曰：

「父當如林語堂，葉××，吾父豚犬耳！」

四四、十、十三於重慶

「救濟貧病作家」

「救濟貧病作家」

我正提筆筆來，寫了這個題目，隔壁「五魁」「八仙」清脆的聲音儘向我的耳朵灌來。不能不嘆口氣，望蒼空白稿紙出神。

很憊憊，難關總算渡過，隔壁的婢僕們在收拾盤碟了。

謝天謝地。

鋪開紙，沾沾墨水，正打算寫下去。滿以為可以「一帆風順」了，孰知：

幾乎像吵架的嘈雜聲音又起，大家爭辯什麼，依舊是隔壁那廚房傳來，顯然是大家酒醉飯飽在撩天兒。晉波由輕而重，聽來也就由濁而清，刺耳的有幾聲「作家」、「貧病」、「救濟」，與我的題目不謀而合，令人一怔。索性把椅子拉靠板壁，竊聽他們「座談」。如果材料好，不妨權當義務記錄，比之硬絞腦汁而思索強。反正他們也沒有「話權所有」。

於是——

——聽說已經有三百萬，老王，你是個大名鼎鼎的老作家，總可分它十萬八萬。那時，嘻嘻，咱們自然有口福。

——哼！

一聲「哼」，好大的口氣，自然就是所謂大作家了，我攝聲屏息的傾聽：

——窮相！我才不希罕那幾個錢。

——是啊，我們老王是清高的。

——今晚老王這席酒怕要萬把洋錢罷，他怎會跟人搶醬骨頭，你真是……

——其實，這些作家也真可憐。三百六十行，那行不好做，偏要做「作家」，別說養不起妻兒，連自己都養不活啊。

——活該！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自己都救不了，還寫屁東西！

聽，是叫老王的大作家的宏論，那兒來這樣大的火哩。且聽其下文：

——明天，我得寫篇把文章諷刺諷刺這批傢伙，救濟嗷貧病作家。哼！我就拒絕救濟……

——我說，你何苦呢？白嘔氣……

嬌滴滴的音響。

——人說，吃一行，謹一行，老王，你怎麼罵起人家。聽說也真够苦啊，王魯彥本來是小痔瘡，沒錢醫，一家大大小小又要飯吃，一拖二磨，就變成肺癆。……

——你聽誰胡扯。

——千真萬確的。我隔壁周先生，人剛從桂林來的，他說死了連棺材都還是些人施捨呢。可憐可憐。他又說和他同路逃難的一個艾，艾啥子蕪，一家六口，孩子全是肌黃病瘦的，走了三個月，東拉西借，用了七萬多，才勉強拖到了重慶。

——掃興，說這些洩氣話幹麼？

——艾啥子蕪？沒聽見，寫啥子的呀。

嬌滴滴的音響。

——大概是寫詩的罷，管他的。

大作家回答的聲音。

我幾乎爆笑出聲。如此這般的文豪大家，真是少有。再聽下去：

——老王，你看，你看，晚報上有篇張十方的「離開火中的桂林」，真慘，真慘，我說你啊，應該寫篇文章呼籲呼籲……

——「哼！」

又是一聲「哼」！好大的氣派。

——他，這些天，身體不大好，我勸他不要寫文章了，反正不靠這幾文稿養吃飯。

嬌滴滴的聲音。

——病啦，請求「救濟」啊。你們人頭熟……

——見他的鬼，大前天，他們在勝利大廈跳舞的那股勁頭……

——是呀，老張，「救濟貧病作家」，連我作家也買了八張票，「救濟」他們四千洋啦！況且還扶病出場

呢，哈哈……

一堆的哈哈，男的，女的。

——老王，你這大作家，真要得！

——要得吧？太太。

——硬是要得。

嬌滴滴的聲音。

——我看不起這批傢伙，叫的嚷的，沒出息。「詩窮而後工」，像我，哈哈，反寫不出了……

——說啦，你們不會相信。他呀，寫一次文章要虧一次本。（仍是嬌滴滴的聲音）

——虧本？

——唔，是這樣：他寫一篇文章，就說五六百字罷，得構思兩三天。寫的時候，至少要抽半盒「華福」，要一杯「水仙粉」，要一碗銀耳，還要核桃糖，他說核桃糖會引動「靈感」。電燈弱了嫌不明，太強又說刺眼兒，棹角要燃兩根洋燭，說怕電燈滅了打斷「文思」。這還不算，墨水是派克牌的，稿紙是我們香港帶進來的細道林，還要我來替他抄，還……

嬌滴滴的聲音。

——得啦，我的好太太，有完的沒有？你簡直「如數家珍」啊。

——難道我送謠？你們替我算算，人家客氣，五六百字送來五百一千的稿費，還看在他的名頭上哩。你們說，虧本不虧本？他們……

嬌滴滴的音響。

——你，你總不能叫我停止寫作活動。你們看吧，憑我這個好太太，不久我準會產生一部「偉大作品」，一堆的哈哈，嬌滴滴的叱噏聲。

——老王，準備恭讀。

——三天後，到報上找罷，我得把這些甚麼作家教訓一頓，甚麼「救濟貧病作家運動」啊，吓！救了那些不三不四的……

——老王，牢騷勿發，時間不早了，摸八圈還是看電影？

——無所謂。

——「月宮寶盒」的票子不是買好了，哎喲，快九點鐘啦。

嬌滴滴的音響。

——這樣吧，愛看電影的去電影，我們這四大天王非仍堅守防線不可。

……

聽不大清楚決議。一會兒，大概是解意的娘姨已經在倒麻將牌了：骨碌骨碌地相碰。一會兒，皮鞋聲，的啄的啄地去了。

掉回頭，桌上空白的土原稿紙，正寫上六個小字：「救濟貧病作家」，望着我出神。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於重慶蜈蚣嶺

「平等」的癩蛤蟆

「萬世師表」里，婁國棟愛引西洋例子，幽默大師林語堂老爺也愛引西洋例子，全都博得滿堂彩。（至於引西洋的「民主」，「自由」，那是國情不同另當別論了。）近來說是押在鄭都的作家被敲斷了三條肋骨，要錢西洋例子可够難啦，直到今天，尚未曾看到策士論客有關於西洋例子的引證。

幸乎不幸乎？靈機一動，想到一條了，在剛死不久的法國人寫的書上。謹錄如下，以供參攷：

第^八場（在被搜的僻路穆·顏爾茹瓦希耶老人府上）

喀爾魯 蠢蛋，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XXXX

喀爾魯 況帳……放下瓜子！

克辣巴（公安委員會委員，我國所謂「愛國」的「特別」份子）我有命令！

XXXX

克辣巴 我的責任是搜查。

喀爾魯 你的責任是尊敬那些可尊敬的人，放開這個人！

克辣巴 共和國的敵人，難道例有特權嗎？

喀爾魯 笨蛋！他對於共和國的貢獻，一百個你這類蠢蛋也比不上。仗着他的發明，革命軍得到強大的砲火，在瓦

地尼打败了敵人！

克辣巴 勝利不是愛國的執照。我就不信任老鷹。

喀爾魯 你嫌他們飛得太高嗎？

克辣巴 他們飛出了水平，頂好是剪掉他們的翅膀，全都平等。

喀爾魯 全都像你這癩蛤蟆，世界降到你的水平……（李譯：愛典死的搏鬥）。

把翅膀剪掉，不全都是一樣是癩蛤蟆？就不會越下高飛？中國的「愛國」勇士克辣巴們就不讓洋人專美於前

且優而過之。用不着笨手拙腳地搜查罪證，可以突然叫人「失足落水」；於是「名記者」薩空了坐飛機來渝「勞動服務」；「優秀劇人」趙丹等「生還」而未還；於是「鄒韻奮，杜重遠爲什麼不能死在重慶？」（鄧初民演詞句），於是連地方報紙的社長編輯，「經檢隊」可以任意逮捕；於是「靈魂的工程師」便非敲斷三條肋骨不可了。……舉不勝舉。

以後，只好大家做癩蛤蟆了。一律平等，免得飛出水平！

四五年三月在三台

出版家萬歲

焦菊隱先生譯譯 N——丹欽柯的「文藝，戲劇，生活」出版了。這是本好書，改日另文介紹，姑且不提。而今說的是書以家外的囑眼中的出版家。

由「譯後記」看來，有這兩段關於出版家的話。

其一

「書局爲了讀者對於這一本書的迫切希望，情願把我的中譯本早日印行一版，等到文先生病好，對照俄文本完全校訂之後，再行改版重印。文通書局這種學術第一的精神！和賀權兄也熱誠地答應給再版仍作詳細校訂工作的熱忱，都使我感動。」

其二

「最近，今書譯稿，完成於前年，經過某書局積壓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最近才能把原稿退回來。感謝巴金兄的超凡的鑑賞力，勇氣，與幫忙，這本現代文藝戲劇的經典的譯文，才得在中國第一次印出來。」

以上看來，這部經典先是交給文通書局，「積壓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才退回來，由有「超凡的鑑賞力」底「巴金兄」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印出。

其一其二混讀一遍，費解得很。這「譯後記」竟像兩個時間寫的，譯者又不肯鮮明地指出，不過文通書局

最後變爲某書局而已。但作爲一個讀者，卻很清脆的聽到兩次「出版家萬歲」的喝采聲。

其實，在中國，出版家也是可憐的。作譯者太愛任意以他們直覺的尺度做衡量，給出版家予過份的褒揚或者貶責。譬方我們譯家的眼中罷，文通書局「情願早日」印出此書時，就有「學術第一的精神」，令焦先生「大大感動」了。如此偉大的出版家，讀者也會因焦先生的感動而受「感動」呵。然而——

然而，好景不常，文通書局「學術第一的精神」之榮冠，戴不穩了。竟「積」而「壓」之達一年半以上的時間，無法印或無力印了。焦先生還算筆下超生，把它變爲「某書局」而不名，文通老板，真該合十念彌陀。到此，偉大出版家的榮冠就移藏在「巴金兄」頭上了，因爲他有「超凡的鑑賞力和勇氣」。

要是當年文通書局把書印出，「巴金兄」的鑑賞力就無由「超凡」了。一切榮耀必然都會屬於文通書局的主人，我們的譯著家，對於可憐的中國出版家是有褒貶的權力的。

如果有錢可以印我們菊隱焦先生一二部譯者的話，不也可以聽幾聲「出版家萬歲」的聲響。

四六年十月五日重慶

九三寫九一

九三爲國定勝利日，照例，得寫篇把祝慶文章。譬如：哎喲，好不光榮乎哉，之類。但看看市面一片肅殺之象，各界也祇派「代表」在市黨部致祭；大人物都起不了勁，吾輩小民難逃更有興致？於是，晚會也預備「倚鑾」而已耳。

看扶桑笑，看蕪夏哭，看萬千小民在生活的泥坑里喘氣，已足構成一幅勝利的圖案，一個正直的新聞從業員，總覺得寫這末些字都是罪孽。然又不能不寫，不寫點應景文章未免那悶。是以，想寫點「九一」自家的事了。幹這門的，在這麼一個時代，才真正感到筆的份量；也真正有着莫可奈何的悲哀。偶而，頗能沾沾自喜，以爲做成帝王了，到頭才恍然於不過是捧紅踏黑的類型之一，某種階級渺小的代言人。在這時代，得汪定犧牲

的。給你可以啣兩句，吃一碗米湯，已經非份之至，還奢談什麼；進步，自由？

人大抵是不甘於寂寞。尤其是在低氣壓之下的頭腦靈敏的記者，鬱鬱然之餘也真想陶醉一下，不，麻醉一下被稱爲自己的節日。

可卑的脆弱的思想啊。

我自己，業已拋棄那份英雄好漢的氣魄，從未曾飄飄然想到有晃無晃的夢。所以，縱然是客串主席，也願意跟別人湊湊熱鬧，掩飾自家的極爲寂聊的心。但據說廈門沒有記者公會的，喊老百姓親愛團結的人們自己就在扮演丑角；神聖也者，等於圈圈了。

這一天，我做了不速之客，參加客串的報社的聚餐，被拉着赴一個請幾位要人來簽名的茶會；看一場聊勝於無的記者球賽。和一羣退伍的報人喝茶，飲酒。相對默然，展顏也莫非苦笑！這是從有所謂記者節以來所過的唯一的無聊賴的日子。

再也沒有興緻寫感言之類的八股文章。九一與九三，中間隔空了一日，但也似乎並沒有二樣。所以，不管這天還是那天，帝王的牢騷是同一的。拉扯寫來如上。

一九四七年在廈門

打打秋風篇

呂劍先生的「董狐可馬與馬非關遜」，繪出兩種不同型的新聞記者。一是「面臨威脅利誘而不屈不撓」；一是「掩飾裝璜，如替醜婦敷粉」。看看廈門，連後者也是「以下」的了。記者的街頭可以賣錢；白嫖有之；白賭有之；敲竹槓有之；做賊有之。有時風也自得其樂，以爲「爲民喉舌」，其實自我陶醉而已。在這末一個混亂的年代，除了軟土深掘，誰敢以頭試刃，拚一根虎鬚？社會注定今日的新聞記者歸於抹紅踏黑的類型！剩下的，祇是爲了生活，還炫耀什麼！

一頓酒席，可以油膩膩地封堵了嘴；一張手諭，必須戰戰兢兢地自己加上封條。於是，潔身自愛的嚙不作

整；耗子們就吱吱喳喳自翻公正。想在這亂世里封候拜相，還早哩。

不敢再打秋風篇

打打秋風，打出毛病，肚子業已瀉過不止一次了。

想寫點等於圈圈的文字，也感到無力。人躺在床上，手足軟綿綿地起不了勁。本來，在這個年代里還想活着，而且還想活得較有意義些已經是萬萬分之難了，偏偏要病。一病，連藥都漸漸吃不起了。據說阿士匹靈之類的小藥品都常在飛漲價格，還說什麼別的。

一位文藝界先輩說過，有法子咯它一二口鮮血之後，兩位稚雛左右牽侍，在後花園調弄養神，多麼寫意，如果是秋天，還可以拉一片深色的楓葉，寄着無窮的遐思。那風流詩人的境遇，却祇有部門人才有福消受。我們却連想想都覺得罪過。

一番風雨一番寒，秋風便在你不小心中給你病痛。給你眼睜睜躺在床上連寫這幾個字都覺得乏。

慘矣哉，愛打秋風的人。

（後記：病中寫完這短文，讀下頗有「高山滾鼓，大響不通」之概。有心人也許會想到諷刺或者幽默什麼了，那他會上了題目的當。但也不想讓它文題兩符，於是；去它的罷。）

（後記的後記：晚報送到，才知道「打打秋風篇」引起「一記者」仁兄的抗議。有不安，是改變現狀要求的出發點；也有不安，是唯恐現狀改變。「一記者」仁兄該屬於前者。因之，并不一味飾非，老羞成怒，還想到「辦法」之類，可貴而又難能。惜乎病倒，否則，也會給抗議也者一點答復。）

說話人的「身份」

以下是一節平凡的話：

甲：我堅決地主張，開水要燒一個鐘頭以上。

乙：你先生是位醫生？

甲：不，我是煤炭商。

聰明的人就把這句話變爲「笑話」了。因爲甲不是醫師而是煤炭商。「善解人意」的君子們就認爲煤炭商的「主張」目的在達到煤炭的暢銷，至於「開水要燒一個鐘頭以上」是否「真理」，君子們向例是不計的。

但，時，縱然是醫生說的，以科學的立場，「開水必須燒一個鐘頭以上」，然而「善解人意」的君子們還會狐疑到醫生或與煤炭商有關，不會也不肯去研討是否「真理」了。

「真理」湮沒在灰塵間，永遠，永遠。挖掘的人不是被目爲傻瓜就是被淪爲「有作用」。

可憐的狐疑防礙了真理的探討，在你、我、一切人的心上。

要例子麼？三句不離本行：戰時爲了援助貧病作家運動，許多作家爲文呼籲，有人這末譏笑過爲「煤炭商」；一個新聞記者揭發罪惡者的陰私，罪惡者可以來個報復，說是敲詐未遂或者甚麼，於是記者變成「煤炭商」；他如對某作品某影片的批評，有心人也一律派爲「煤炭商」的主張，說是挾嫌訾謗，這不就容易瞞騙多少？以爲祇是小人恩怨，並非爲了「正義」，而一笑哈哈了嗎？人們因之就會忽略並不想去探究他的罪惡的根源了。

整理云何哉！

紅筆生涯，已經過得記不起若干年月了。今天，縱然業已失去地盤，如同沒有戰艦的海軍少將；但還是經常注意和關心廈門新聞界。有人對我說：廈門報紙比戰前多，質比戰前差，我唯唯。雅「不敢」置可否；報館不同於一個衙門或一門商店，正如同一則新聞不僅僅爲了取悅與招徠讀者而已；它須在「報導」之外加上「指導」與「領導」。在這末個是非顛倒的劇世，相對語目，誰敢用什麼作衡量進退的尺寸？

佛曰：不可說，不可說。

但有時也無法止於不可說。譬如這篇被指定題目飭寫的文章。就是鉄證。

自然，我知道廈門演過記者公會競選，退會諸神把戲的；也陸續看過正面側面的批評、謾罵、新聞、啓事之類文字的。還有新名堂「正義辯論會」等等。總之，要寫非數十萬言不可，不適於費刊物。而且糾紛雙方均爲同業，都是吃文字飯的，所以，廈門記者公會之組織不成的內幕，祇好讓有福的人們去寫。吾人雅不願加入邊溝。

但是，如果「整理」的人還是以前糾紛的中心人物，那末，如解多頭結，必愈整愈亂！再但是，廈門市記者確需要一個團體，否則「敲竹槓、白嫖、做賊」的記者就無法制裁了。也無法共同求取進步。（倘若僅僅爲了點綴，爲了截道，沒意思！）正直的新聞記者應該自動攜起手來，不看主子的顏色！

饒我多嘍！

四七年九月末，鼓浪嶼

但願一九四五年

欣逢新正，凡百大吉。於是舞墨揮毫，試寫我一九四五年第一篇雜文。元且爲一年之首，按理，該說些「願望」的話，以卜「彩頭」。未能免俗，借此白日夢囈一通。三句不離本行，自己是「寫匠」，當這貨色不值錢的年代，但願今後：

一，凡百無忌！

一九四五年，天下太平，四海騰歡，歌功頌德的文章到處充斥。我們這批作家們也多產得盈坑盈谷。而且都向深處發掘了，如「耗子娶新娘」，「蝴蝶打架」之類的傑作。文章寫出，即可發表，沒有一篇會受官刑，凡百無忌，更沒有人呼籲放寬審查尺度了。

想起過去的那串日子，偶爾寫了若干篇所謂「雜文」。結果，一半收入老爺們的檔案里去，長受供祀。不